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一三冊目次

新刻明朝通紀會纂七卷

〔明〕王世貞撰 王政敏訂 王汝南補
清初刻本

明末紀事補遺十卷

〔清〕三餘氏撰
清同治刻本

皇明世法錄九十二卷（一）

〔明〕陳仁錫撰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崇禎刻本

一五

四〇

新刻明朝通紀會纂七卷

〔明〕王世貞撰 王政敏訂

王汝南補

清初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明紀會纂序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

明之有紀自陳東莞鄭端簡而下代有著述然皆繁蕪不儆惕人心惟鍾竟陵編定爲簡要獨惜其僅及熹廟而止予不自揣每欲續成全書而苦搜輯不廣日抱闕略以俟今幸邸錄未盡亡野求漸出而懷宗十七年之鴻猷大烈臚

明紀會纂

序

一

若日星因取而卒業又得

鄒流綺明季遺聞載弘光隆武事甚詳復擇其確有可據言尤雅循者詮次之以爲子嬰帝昺之續而有

明紀會纂

序

二

明一代興亡不盡昭昭於茲乎雖然興亡人事也而所以興亡則天也何也古今無不亡之國何亡國之時猶是此天下也不分崩

則離析猶是此君臣也不
好色則貪財猶是此政事
也不禍國則殃民卽間有
英明在上焦勞宵旰亦孤
立而無援卽時挺忠貞於
下痛哭流涕亦疎斥而不
用而一輩庸碌之臣乞靈
奧竈偏承恩寵而據要津
民窮矣復剝削之財盡矣
復耗散之寇泉矣復毆益

之兵驕矣復縱肆之不令
國破君亡不已也回思此
庸碌之臣非不讀書非不
多才非不高談經濟而慷
慨以治平自期卽任此庸
碌之臣者亦非深信其讀
書多才能談經濟能以治
平自期而漫然以天下付
之也及一敗塗地而事後
觀之始知其所讀之書所

用之才所談經濟及慷慨
自期者皆苟且貪榮而厝
火積薪自趨於亡也嗟乎
此豈自趨於亡耶亦天心
實有所興而致然耳書成
低回歎息不禁痛言之以
志感

楚人季雍王汝南謹書



新刻明朝通紀會纂目錄

太倉王世貞鳳洲會纂

景陵鍾惺伯敬謹定

雲間陳繼儒眉公批點

中山王政敬符訂正

明紀

卷一

太祖高皇帝

朱姓諱元璋字國瑞濠州人先世句容都江南國號洪

武在位三十一年

惠宗讓皇帝 諱允枚太祖孫懿文子國號建文在位四年

卷二

成祖文皇帝

諱棣太祖第四子郡順天國號永樂在位二十三年

仁宗昭皇帝

諱高熾成祖子國號洪熙在位一年

宣宗章皇帝

諱瞻基仁宗子國號宣德在位十年

英宗睿皇帝

諱祁鎮宣宗長子國號正統在位十四年

代宗景皇帝

諱祁鈺宣宗次子正統弟初封郕王國號景泰在位七年

英宗睿皇帝

正統北狩後復位國號天順在位八年

卷三

憲宗純皇帝 諱見深英宗子國號成化在位二十三年

孝宗敬皇帝 諱佑楹憲宗子國號弘治在位十八年

武宗毅皇帝 諱厚照孝宗子國號正德在位十六年

世宗肅皇帝 諱厚熹憲宗次子典獻王子武宗後弟國號嘉靖在位四十五年

穆宗恭皇帝 諱載堯世宗子國號隆慶在位六年

神宗顯皇帝 諱翊鈞穆宗子國號萬曆在位四十八年

光宗貞皇帝 諱常洛神宗子國號泰昌在位一月改神宗四十八年

卷四

熹宗哲皇帝 諱由校光宗子國號天啟在位七年

卷五

懷宗端皇帝 諱由棖光宗第五子熹宗弟始封信王國號崇禎在位十七年

卷六

福王敬皇帝 諱由崧神宗孫光宗侄懷宗兄也封福王南都迎立國號弘光在位一年

卷七

唐王隆武帝 魯王監國

明紀會纂目錄終

新刻明朝通紀會纂卷之一

景隆鍾 惺伯敬謹定

太倉王世貞鳳洲會纂

明紀

中山王政敏符躬訂正

太祖高皇帝朱姓諱璋字國瑞濠州人先帝考仁祖高皇帝諱世珍太后陳氏生四子帝龍少初陳太后夢神

靈藥一先之遂娠及誕有光燭天異香經宿不散取河水浴忽有紅

羅浮采衣之室中常有異光隣人疑火往救無所見生數日不乳食

仁祖過一僧告之僧曰夜于時食矣仁祖謝已忽不見夜半果食見時

苦多病仁祖欲度為僧太后不欲年十七時值旱疫父母及三兄相繼

絕上孤立無依適先志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逾月僧之食散遣徒

衆上乃將江淮崎嶇三載仍歸寺中時元政不綱四方兵起有定遠人

郭子興據濠上欲入濠城避兵乃祝伽藍卜筮得吉遂往子興奇之

奉女馬氏要馬即高后也上在甥館有教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合義

旅咸名曰著家傑景從徐達湯和等率先歸附

郭子興令上界定遠招附甚衆有十歲童沐英早失父母上憐育之為

子及至妙山馮國用與弟國勝率所部來上奇之因問大計國用對曰

金陵龍蟠虎踞帝王都也先拔金陵定鼎然後掃除羣寇救生靈于水

火勿貪于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平也上悅留居帷幄

上克滁州立郭子興為滁陽王王二子惡上威名陰置毒酒中邀上飲

有所見少頃勸馬即行國罵二子曰如此歹人我不去矣二子問故上

曰上克滁州今以毒酒害我二子服藥謝去自是不敢萌意

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上曰天下擾攘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

觀之非明公而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相附日月

麗天附骨棟樑聲奇洪亮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後果如其言

姓張諱中子子

年江而臨川人

上克和州諸將多掠民婦女上側然召諸將謂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

衆凡軍中所得婦女悉縱還之民大悅服

陳建曰帝王舉動自出尋常萬

常遇春李善長等皆東歸而軍勢益振

陳建曰昔漢高功臣多起豐沛光武名將半出南陽明朝功臣大都

濠州蓋天生真主必多產英才以併驅策

元至正十五年滁陽王郭子興卒上統其軍

時劉福通等立韓林兒為皇帝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

陽徽上為左副元帥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耶不受

史 13-6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志無舟楫時廬州巢縣人廖永安與弟永忠及俞廷玉等各聚眾泊舟巢湖連結為水砦以捍寇盜聞上駐和州蒙傑嚮附乃遣使以書約款上得書大悅曰吾眾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之舟楫今永安等以舟師來助殆天意也

即親至巢湖引永安等歸

六月上車諸將渡江西北風順舳舻齊發舉帆頃刻達牛渚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破上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元守臣遁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為我輯軍士榜及入城張之通衢皆愕然

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

太平者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因就上曰方今四海鼎沸蒙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而行乎伐天下不足平也上善其言遇之甚厚

方山寨民兵元帥陳瑄先以眾數萬來攻太平上遣徐達等迎戰後命別將燒出其後夾擊之遂擒瑄先上釋不殺與之語瑄先許曰生我留

例上曰天下大亂蒙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人附既以蒙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瑄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為耆招之明日眾皆

降瑄先初意其眾未必從故陽為招解陰實激之及眾遂降自悔失計

後諸將與元兵合有其謀告者上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眾心乃召瑄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選不相強也繼之還瑄先既歸收其餘眾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明師失利瑄先追襲經葛山鄉上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瑄先反覆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因乘後攔腰刺死瑄先

鍾惺曰陳瑄先始終不肯元亦是好漢太祖知其好漢所以必欲降之至降之不得寧縱之歸叛而不殺之愛惜蒙傑何其誠也

元至正十六年上車諸將進取金陵時陳瑄先于兆先後集兵占方山上水陸並進攻破兆先營遂擒兆先悉降其眾獲釋兆先俾為元帥從

征擇其降兵號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多疑懼不安上知其意因令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于外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

克金陵元御史福壽戰死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塗炭吾輩眾至此為民除亂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懼人君子有能

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城中軍民更相慶慰上嘉福壽之忠以禮葬之

金陵既定上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因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

縱之者罰無赦諸將受命至鎮江先守臣遁去克其城兵不血刃

鍾惺曰孟子云天下孰能一之惟不義殺人者能一之觀此信然
諸將奉上為吳國公
遣使聘鎮江秦從龍既至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事無大小皆與謀從
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為老先生而
不名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後數年病卒
時張士誠據有平江擅稱名號士誠泰州百駒場人為鹽場牙僧與弟
士德士信俱以夾帶私鹽緣為奸利士誠輕財好施頗得衆心因亂據
高郵稱王至是攻陷平江常州湖州諸路地廣兵強遂為勁敵上遣使
以書通好士誠得書不悅拘使不還尋以舟師攻鎮江元帥徐達樂之
設伏擒其弟張九六九六即士德東勢有謀士誠聞諸郡九六力為多
既被擒士誠氣阻上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道書士誠俾降元
以謀明乃殺之上克寧國擒其元帥朱亮祖初克太平時亮祖來降上
喜其勇亡何復叛數與我戰諸將非能當至是破獲上曰爾當何如對
曰生則盡力死則死爾上壯而釋之令從征
攻帝湖兩州克之張士誠數受窘辱降于元
元至正十八年以康茂才為營田使上諭曰理財之道莫先農事故命
爾此職務在蓄泄得宜若所至紛擾無益于民則非付任之意後各境
屯田惟茂才獨多上褒美之

立管領民兵萬戶府其法民間武勇精加簡拔編輯為伍農時則耕閒
則練習有事則用之兵民合一事平有功者升擢無功者令還為民無坐食之
禁國無不練之兵庶幾寓農于兵之意
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悅命預帷幄
策議
召儒士進講經筵命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等為五經師時喪亂
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開結誦之聲
上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嘗諭諸將曰師旅之
行勢如烈火烈則人必避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
在己亦蒙其福
元至正十九年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來降且以其次子國為
質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背由未能相信故
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何以質為乃厚賜蘭而遣之又獻質
上曰吾所需才耳不受
民有獻能詩美女者上誅之以絕進獻
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因胡大海薦也既至
上喜甚曰我為天下慮四先生各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
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凡天文兵法過目洞識其要元末舉進士授高

○蘇丞以刑方勤去寄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
○詩○基獨飲不顧人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今陵十年後有王者興
○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
○澤○詩之○以為○謂○孔明之流○至是上果聘之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
○十八月上嘉納之

陳友諒攻陷太平知府許瑗死之○守將花雲被縛雲怒罵曰賊奴爾縛
○吾○主○必○滅○汝○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賊怒
○財○殺○之○妻○却○氏○生○一○子○方○三○歲○聞○雲○就○縛○抱○兒○泣○謂○家○人○曰○城○破○吾○夫
○必○死○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要○兒○在○若○等○善○撫○育○之

明紀事本末

卷一

太祖

七

○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抱○兒○逃○過○漢○軍○舟○得○孫○氏○及○兒○役○之○江○為○將○斯
○木○入○蘆○渚○中○者○有○通○寶○孫○氏○取○啼○兒○凡○七○日○不○死○忽○逢○需○老○與○僧○行○始
○達○上○所○孫○氏○抱○兒○泣○拜○上○亦○泣○責○兒○于○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需○老○衣○忽
○不○見○一○時○驚○為○神○異○

陳建曰花雲夫婦死節○孫氏存○千載奇踪讀之令人興嘆不已○
陳友諒執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羣臣立江岸草次
行禮值大雨露無義節
友諒既僭大位聲言東下建康震動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
奔據之或欲以一死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上問之基

曰○先○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耳○上○曰○計○將○安○出○基○曰○當○傾○府○庫
○開○金○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致○以○成
○王○業○在○此○一○時○上○深○然○之○

時陳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上恐二寇合欲速其來乃召康茂
才曰汝與友諒舊宜作書偽降招之速來茂才依計行友諒果信而進
兵上伏兵大敗之友諒敗走遂乘勝拔江州及蕪湖等郡友諒奔武昌
初方國珍雖以地來降猶不欲奉正朔上知其心持兩端遣博士夏煜
諭之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釋也爾宜深
思之國珍俱遣人謝過上是以金玉飾馬鞍來獻上却之曰吾有事

司馬遷

卷一

太祖

七

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行也
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州已破遣部將鄭仁傑詣軍門
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陽所坐胡床上悟許之因
賜書曰足下有效順之機此明達也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通慮也
吾起兵以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能審天時料事勢挺身而來者益欲
立功當時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無二落一笑契今洞見肺腑故當
赤心以待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安
肯散其部屬負其來歸之心哉近建康龍江之役所獲長張雄也樂姓
彭指揮諸人用之視吾諸將恩均義一及其有功並膺厚賞此數人者

自○視○無○後○生○理○尚○待○之○如○此○如○下○不○勞○一○半○以○充○城○米○歸○者○耶○然○
得○失○之○機○聞○不○容○發○當○早○為○計○廷○瑞○得○奏○遂○決○意○遣○康○進○諸○九○江○上○
遂○發○九○江○如○龍○興○即南昌胡○廷○瑞○等○來○迎○上○慰○勞○之○俾○各○如○舊○官○入○城○
存○恤○黎○寡○孤○獨○召○父○老○人○民○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民○罹○其○災○今○爾○人○
民○得○保○骨○肉○無○所○苦○者○皆○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撥○來○歸○為○爾○民○之○
福○陳○氏○據○此○軍○旅○之○供○爾○民○甚○苦○之○今○既○悉○去○其○裝○軍○需○供○德○俱○不○以○
相○勞○但○當○各○事○本○事○為○吾○良○民○士○民○皆○感○悅○
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江○眾○以○蘇○湖○地○饒○欲○先○取○劉○基○曰○士○誠○
自○守○賊○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張○氏○如○囊○中○

物○耳○會○友○諒○復○來○侵○上○遂○決○計○伐○陳○氏○
朱○文○正○守○南○昌○友○諒○憤○其○疆○域○日○促○乃○悉○其○兵○空○國○而○來○乘○江○漲○五○城○
城○下○用○雲○梯○百○道○進○攻○撫○州○門○外○城○壕○三○十○餘○丈○朱○文○正○卻○愈○督○諸○將○
死○戰○且○戰○且○募○城○壕○復○完○圖○既○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正○乃○遣○千○
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後○詐○遣○軍○士○號○拾○命○王○者○請○友○諒○營○約○日○出○降○
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守○如○故○友○諒○縛○拾○命○王○于○城○下○殺○之○子○明○至○
建○康○上○問○友○諒○兵○勢○如○何○于○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陣○死○者○亦○不○少○
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
之○子○明○還○為○友○諒○所○執○友○諒○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

伴○許○之○至○城○下○呼○曰○吾○已○見○王○上○今○請○公○堅○守○大○軍○且○至○友○諒○怒○攔○
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
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上○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友○諒○始○
解○圍○東○出○鄱○陽○以○迎○我○師○友○諒○連○舟○縱○戰○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于○仰○
攻○郭○典○洞○排○火○攻○不○可○上○然○之○即○令○諸○將○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
友○諒○弟○友○仁○友○貴○及○陳○普○累○皆○焚○死○
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命○通○海○曰○湖○水○淺○舟○難○
回○旋○不○利○戰○莫○若○江○據○致○上○流○故○舟○若○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家○言○曰○請○
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數○糧○且○盡○胃○死○突○出○繞○江○下○

疏○欲○出○禁○江○遁○回○上○屢○諸○軍○追○擊○數○十○里○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死○張○
定○遠○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為○帝○
初○鄱○陽○之○戰○上○被○圍○莫○解○指○揮○韓○成○請○服○上○龍○袍○冠○冕○對○賊○衆○投○水○中○
國○乃○解○又○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驚○起○回○顧○但○
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通○可○更○舟○上○悟○急○更○之○未○半○响○舊○舟○為○
敵○砲○擊○破○矣○先○是有○周○顯○者○舉○錯○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上○必○曰○告○太○平○
上○厭○之○命○覆○以○蓑○積○薪○墩○之○火○急○放○視○顯○正○坐○安○然○至○是○征○陳○友○諒○上○
問○此○行○如○何○顯○應○聲○曰○好○上○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顯○仰○視○父○之○
曰○上○面○無○他○的○旋○行○至○皖○城○甚○無○風○問○顯○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胆○

行便無風行不三里果大風從忽達小孤

元正二十四年李善長徐達等以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奉

上即吳王位

上親視師南昌遣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率眾定遠降上

為歸德侯城中飢困命給粟賑之

江西以陳友諒錢金床進上曰此與孟祖七寶溺器何異陳氏窮奢極

侈安得不亡命歟之

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祀死事之臣三十六人封贈有差以籍

成為首功

復建忠臣祠于南昌祀趙德勝葉瑄張子明等死事之臣十有四人

時江西湖廣皆平張士誠委政于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

德新蔡彦夫皆端佞小人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

一朝兩風起乾別

葉種秋以盛造酒之源

上幸涿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

于後世自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吾每取孔子之言觀之如鑑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上議討張士誠乃命徐達為大將軍帥師二十萬伐之臨行上諭之曰

卿等宜戒飭士卒毋使掠掠母妻殺戮毋發丘壙毋毀廬舍聞士誠母

望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諸將再拜受命

師將發上問諸將曰此行用師孰先常遇春曰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

既破諸郡可不勞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驕潘原明等皆

相為手足士誠苟窮蹙天驕革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

遽攻姑蘇若天驕出湖州原明出杭州何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

疲于奔命羽翼既除然後移兵姑蘇庶幾萬全諸將敬服已而師至湖

州張士信發兵為援天驕之而守將李伯昇及張天驕遂舉城降李文

忠師下浙江杭州守將潘原明遣員外方異詣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

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乎異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

犯抗難拔城生齒百萬擇所托而來安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卧

內歡笑款接明日原明果封府庫饒糧出降文忠入宿于城下令曰敢

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印磔以殉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

有更革事

元正二十七年上改為吳元年立宗廟社稷

定文武科舉士之法

天不雨。上減膳素食。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上曰。亢旱為災。責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苗稼焦損必多。雖食美能甘味。
姑蘇園急。降將李伯昇。遣客入城。說士誠曰。公知天數乎。公以十八騎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罪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東據三吳。有地千里。南面稱孤。誠能于此時。不忘高郵之苦。心勞志苦。召索然無恤。人民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後何及。客曰。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士誠曰。吾亦甚恨。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國。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何則。天命有在。人力無如之何。止今攻我甚急。莫若順天命。令一介使疾走金陵。稱公歸義。救民之意。開城門。幅巾待命。士誠仰首流涕良久。卒孤疑莫能決。軍大潰。諸將潰。城附登。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日暮。士誠距戶經。舊將李伯昇決戶抱解之。徐達令人以理曉諭。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帛昇至舟中。送達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語不遜。善長怒罵之。士誠欲全士誠。士誠自縊。鍾惺曰。士誠勢窮力竭。猶背城百戰。及敗。終不屈而死。其強暴之

氣。與項相相似。
命徐達為大將軍。北取中原。胡廷瑞為南征將軍。取福建湖廣。楊瑄。德興。取廣西。
李善長率群臣奉表勸進。上曰。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曰。天命已有歸矣。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達上固却。明日善長復固請。上始允之。
陳建曰。陳友諒據得一隅。輒妄自尊。故不旋踵而敗。明太祖至此時。天下已大定矣。猶謙讓不建。乃知帝王規模局量。自與群臣不同。洪武元年。中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為帝后。
立妃馬氏為皇后。上初渡江時。后嘗謂上曰。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上深然之。至是冊立為皇后。上因謂侍臣曰。昔光武夢鴻異曰。倉卒燕喜。豆粥。沉河麥飯。厚意久不報。朕念皇后起布衣。嘗倉卒自恐飢餓。懷糗餅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后輒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乃為寬解。卒免于患。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勸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

朕為惕然家之良要猶國之良相宜思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克勤為法耳

陳達曰馬皇后之德無異姪姪其致微惕處尤深得納瞻之體也立世子標為皇太子

以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善長為御史大夫

上居深宮初建時上見有雕琢奇麗者皆命去之曰皆荒邪決土階可謂陋極然稱德必以老為首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成制皆

樸素命博士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

訓範

卷一

十

衍義于兩廡間曰前代宮室多繪畫今書此朝夕省覽豈不愈于丹青

詔以大宰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曲阜致祭

陳達曰開國首祀孔子大聖人作用自是不凡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汴梁元使守陳州上以弼

君弼曰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今肥之城乃足下丘壑桑梓之鄉事

不忍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

于亂世今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遭

之妻獨居寡處天各一方足下紙不以妻子為念何忍忘情于老親哉

足下無憐然而求于當棄前非待以故舊則天理人心無不順矣君弼

鍾傑曰書詞字至誠故能動人覺兩漢詔令猶無此真切

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于孫

禁官官不得典兵預政

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曰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

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年之業上天以生物為心雖其間雷霆霜露

有時而轉擊庸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露無時而不有焉則

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上嘉納之

時遼國以東守平上命諸將進取元都元主集群臣會瑞明殿議避

此行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嘆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

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豈可留哉遂率三宮后妃太子夜半開建德門

北去如上都

八月大兵至燕京大將軍徐達封其府庫園囿及宮殿門以兵守之

元妃主皆令宦者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擾人民六坊市肆不移初元

主嘗以國祥問術士對曰千秋萬歲不必慮惟日月並行乃可要耳

上出視園田太平興行命通鑑農家曰農務勤勤服食不遺始

今商知之無道取也
以汴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隱之士
劉秉興勿飾金玉有司曰此小費不足靳上曰小費不節大用將至
江西參政陶安卒先是有御史言安隱遁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
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洛上曰御史聽道洛之言以致舉人以為盡
職耶然之
司天監後改欽選元主所制水晶宮刻滿術畫機功上曰廢為敬觀
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誠亡命
碎之
劉基謝政歸上念昔同患難復手詔至京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
欲授基爵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
人足矣
前奉使汪河自陝歸河自癸卯奉使被拘至是凡六年元厲不屈元節
東歸上嘉之權為吏部侍郎
上指宮中隙地示人于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
而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己二年召元舊臣問其政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待之亦寬以

史之上曰上之正道正當用寬元李君臣既于選樂則至論亡其失在
于縱弛定非寬也
上謂詹同曰古人為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即此漢之書皆明白
易知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
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通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通于相如楊雄
何保定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鍾惺曰太祖馬上得天下文章非其所習然此一論古今文章之能
事盡矣謂非天縱乎
認修元史
上謂宋濂曰古之帝王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
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
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
常遇春卒上聞訃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諡忠武親往祭之慟哭而還
上曰平定之功遇春十居八九命配享太廟
峰造太廟焉上曰古遷立之屬宋太祖曰吾先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祭器宜象平生所用
功臣廟成叙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凡二十有一人
命天下諸郡立學